

列國志



列國志

目錄

第一回	周宣王聞謠輕殺
第二回	襄人贖罪獻美女
第三回	犬戎主大鬧鎬京
第四回	秦文公郊天應夢
第五回	龍號公周鄭交質
第六回	衛石碚大義滅親
第七回	公孫闕爭車射考叔
第八回	立新君華督行賂
第九回	齊侯送文姜婚魯
第十回	楚熊通僭號稱王
第十一回	宋莊公貪賂構兵
第十二回	衛宣公築臺納媳
第十三回	魯桓公夫婦如齊
第十四回	衛侯朔抗王入國

杜大夫化厲鳴冤	一
幽王烽火戲諸侯	六
周平王東遷洛邑	一
鄭莊公掘地見母	二〇
助衛逆魯宋興兵	二五
鄭莊公假命伐宋	三二
公子翬獻諂賊隱公	三八
敗戎兵鄭忽辭婚	四四
祝聃射周王中肩	四九
鄭祭足被脅立庶	五三
鄭祭仲殺堵逐主	五九
高渠彌乘間易君	六六
鄭子驥君臣爲戮	七二
齊襄公出獵遇鬼	七七

第十五回	雍大夫計殺無知	魯莊公乾時大戰	八三
第十六回	釋檻囚鮑叔薦仲	戰長勺曹劌敗齊	八八
第十七回	宋國納賂誅長萬	楚王杯酒虜息嬀	九三
第十八回	曹沫手劍劫齊侯	桓公舉火爵寧戚	一〇〇
第十九回	擒傅瑕厲公復國	殺子頹惠王反正	一〇七
第二十回	晉獻公違卜立驪姬	楚成王平亂相子文	一一三
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僉兒	齊桓公兵定孤竹	一二一
第二十二回	公子友兩定魯君	齊皇子獨對委蛇	一二九
第二十三回	衛懿公好鶴亡國	齊桓公與兵伐楚	一三六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禮款楚大夫	會葵邱義戴周天子	一四四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滅虢	窮百里飼牛拜相	一五三
第二十六回	歌屢屋百里認妻	獲陳寶穆公證夢	一六〇
第二十七回	驪姬巧計殺申生	獻公臨終囑荀息	一六六
第二十八回	里克兩弑孤主	穆公一平晉亂	一七三
第二十九回	晉惠公大誅羣臣	管夷吾病榻論相	一七八
第三十回	秦晉大戰龍門山	穆姬登臺要大赦	一八五
第三十一回	晉惠公怒殺慶鄭	介子推割股啖君	一九二
第三十二回	晏蛾兒踰牆殉節	羣公子大鬧朝堂	一九七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齊納子昭	楚人伏兵劫盟主	二〇四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衆

姜氏乘醉遣夫

二二一

第三十五回

晉重耳周遊列國

秦懷嬴重婚公子

二一九

第三十六回

晉呂卻夜焚公宮

秦穆公再平晉亂

二二五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綿上

太叔帶怙寵入宮中

二二三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亂居鄭

晉文公守信降原

二四〇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詞却敵

晉文公伐衛破曹

二四七

第四十回

先軫詭謀激子玉

晉楚成濮大交兵

二五五

第四十一回

連谷城子玉自殺

踐土壇晉侯主盟

二六三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陽受覲

衛元咺公館對獄

二七〇

第四十三回

智甯俞假酖救主

老嫗武緹城說秦

二七六

第四十四回

叔詹據鼎抗晉侯

弦高假命犒秦軍

二八三

第四十五回

晉襄公墨縶敗秦

先元帥免胄殉翟

二九八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宮中弑父

秦穆公殺谷封尸

二九七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簫雙跨鳳

趙盾背秦立靈公

三〇三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將亂晉

召士會壽餘紿秦

三一〇

第四十九回

公子鮑厚施買國

齊懿公竹池遇變

三一八

第五十回

東門遂援立子倭

趙宣子桃園強諫

三二五

第五十一回

責趙盾董狐直筆

誅鬬椒絕纓大會

三三三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嘗鼃構逆

陳靈公袒服戲朝

三四〇

第五十三回	楚莊王納諫復陳	晉景公出師救鄭	三四七
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縱屬亡師	孟侏儒托優悟主	三五四
第五十五回	華角登床刼子反	老人結草亢杜回	三六三
第五十六回	蕭夫人登臺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	三七〇
第五十七回	晏夏姬巫臣逃晉	圍下宮程嬰匿孤	三七六
第五十八回	說秦伯魏相迎醫	報魏錡養叔獻燕	三八四
第五十九回	龍胥童晉國大亂	誅岸賈趙氏復興	三九二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軍肆敵	偏陽城三將鬪力	三九九
第六十一回	晉悼公駕楚會蕭魚	孫林父因歌逐獻公	四〇六
第六十二回	諸侯同心圍齊國	晉臣合計逐欒盈	四一四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	四二一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欒盈滅族	且于門杞梁死戰	四二八
第六十五回	弒齊光崔慶專權	納衛衍甯喜擅政	四三六
第六十六回	殺甯喜子鱗出奔	戮崔杼慶封獨相	四四三
第六十七回	盧蒲癸計逐慶封	楚靈王大合諸侯	四五〇
第六十八回	賀廐祁師曠辨新聲	散家財陳氏買齊國	四五八
第六十九回	楚靈王挾詐滅陳蔡	晏平仲巧辯服荊蠻	四六五
第七十回	殺三兄楚平王卽位	劫齊魯晉昭公尋盟	四七四
第七十一回	晏平仲二桃殺三士	楚平王棄媳逐世子	四八二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尙捐軀奔父難
第七十三回 伍員吹簫乞吳市
第七十四回 囊瓦懼謗誅無極
第七十五回 孫武子演陣斬美姬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棄郢西奔
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第七十八回 會夾谷孔子却齊
第七十九回 歸女樂黎彌阻孔子
第八十回 夫差違諫釋越
第八十一回 美人計吳宮寵西施
第八十二回 殺子胥夫差爭敵
第八十三回 誅羊勝葉公定楚
第八十四回 智伯決水灌晉陽
第八十五回 樂羊子怒餒中山羹
第八十六回 吳起殺妻救將
第八十七回 說秦君衛鞅變法
第八十八回 孫臏伴狂脫禍
第八十九回 馬陵道萬弩射龐涓
第九十回 蘇秦合從相六國

伍子胥微服過昭關……………四九一
專諸進炙刺王僚……………四九九
要離貪名刺慶忌……………五〇九
蔡昭侯納質乞吳師……………五一六
伍子胥掘墓鞭屍……………五二四
退吳師楚昭王返國……………五三三
墮三都聞人伏法……………五四一
棲會稽文種進宰詔……………五五〇
句踐竭力事吳……………五五九
言語科子貢說列國……………五六七
納蒯賁子路結嬰……………五七七
滅夫差越王稱霸……………五八六
豫讓擊衣報襄子……………五九五
西門豹奮送河伯婦……………六〇四
鵲忌鼓琴取相……………六一一
辭鬼谷孫賓下山……………六一九
龐涓兵敗桂林……………六二七
咸陽市五牛分商鞅……………六三五
張儀被激往秦邦……………六四三

第九十一回	學讓國燕噲召兵	偽獻地張儀欺楚	六五〇
第九十二回	賽舉鼎秦武王絕經	莽赴會楚懷王陷秦	六五八
第九十三回	趙主父餓死沙邱宮	孟嘗君偷過函谷關	六六五
第九十四回	馮驩彈鋏客孟嘗	齊王糾兵伐桀宋	六七二
第九十五回	說四國樂毅滅齊	驅火牛田單破燕	六八一
第九十六回	藺相如兩屈秦王	馬服君單解韓圍	六八七
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計逃秦國	假張祿廷辱魏使	六九四
第九十八回	質平原秦王索魏齊	敗長平白起坑趙卒	七〇三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郵	呂不韋巧計歸異人	七一三
第一百回	魯仲連不肯帝秦	信陵君竊符救趙	七二二
第一百零一回	秦王滅周遷九鼎	廉頗敗燕斬二將	七二九
第一百零二回	華陰道信陵敗蒙驁	胡盧河龐煖斬劇辛	七三七
第一百零三回	李國舅爭權除黃歇	樊於期傳檄討秦王	七四四
第一百零四回	甘羅童年取高位	嫪毐僞腐亂秦宮	七五〇
第一百零五回	茅焦解衣諫秦王	李牧堅壁却桓齮	七五八
第一百零六回	王敖反間殺李牧	田光刎頸薦荊軻	七六四
第一百零七回	獻地圖荊軻圖秦廷	論兵法王翦代李信	七七一
第一百零八回	兼六國混一輿圖	號始皇建立郡縣	七七七

新式列國志

第八十二回 殺子胥夫差爭敵 納蒯瞶子路結纓

話說周敬王三十六年春，越王句踐使大夫諸稽郢帥兵三千助吳攻齊。吳王夫差遂徵九郡之兵，大舉伐齊。預遣人建別館於句曲，遍植楸梧，號曰梧宮，使西施移居避暑，俟勝齊，回日，即於梧宮過夏方歸。吳兵將發，子胥又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病也，若齊特疥癩耳。今王興十萬之師，行糧千里，以爭疥癩之患，而忘大毒之在腹心，臣恐齊未必勝，而越禍已至矣！」夫差怒曰：「孤發兵有期，老賊故出不祥之語，阻撓大計，當得何罪？」意欲殺之。伯嚭密奏曰：「此前王之老臣，不可加誅。王不若遣之往齊約戰，假手齊人。」夫差曰：「太宰之計甚善。」乃爲書數齊，伐魯慢吳之罪，命子胥往見齊君，冀其激怒而殺子胥也。子胥料吳必亡，乃私攜其子伍封同行，至臨淄，致吳王之命。齊簡公大怒，欲殺子胥。鮑息諫曰：「子胥乃吳之忠臣，屢諫不入，已成水火。今遣來齊，欲齊殺之，以自免其謗，宜縱之使歸，令其忠佞自相攻擊，而夫差受其惡名矣。」簡公乃厚待子胥，報以戰期，定於春末——子胥原與鮑牧相識，故鮑息諫齊侯勿殺子胥也。——鮑息私叩吳事，子胥垂淚不言，但引其子伍封使拜鮑息爲兄，寄居於鮑氏。今後只稱王孫，勿用伍姓。鮑息嘆曰：「子胥將以諫死，故預謀存祀於齊耳。」

不說子胥父子分離之苦，再說吳王夫差擇日於西門出軍，過姑蘇臺，午膳畢，忽然睡去，得其異夢。既覺，心中恍惚，乃召伯嚭告曰：「寡人晝寢片時，所夢甚多，夢入章明宮，見兩釜炊而不熟；又有黑犬二隻，一嗥南，一嗥北；又有鋼鐵二把，插於宮牆之上；又流水湯湯，流於殿堂後房，非鼓非鐘，聲若鍛工；前園別無他植，橫生梧桐，太宰爲寡人占其吉凶。」伯嚭稽首稱賀曰：「美哉大王之夢，應在興師伐齊矣。臣聞章明者，破敵成功，聲朗朗也；兩釜炊

而不熟者，大王德盛氣有餘也；兩犬嗥南嗥北者，四夷賓服，朝諸侯也；兩鉞插宮牆者，農工盡力，田夫耕也；流水入殿堂者，鄰國貢獻財貨充也；後房聲若鍛工者，宮女悅樂聲相諧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桐作琴瑟音調和也；大王此行美不可言。」

夫差雖喜其諛，而心中終未快然，復告於王孫賂。賂對曰：「臣愚昧不能通微，城西陽山有一異士，喚做公孫聖，此人多見博聞，大王心上狐疑，何不召而決之？」夫差曰：「子即爲我召來。」賂承命，馳車往迎公孫聖。聖聞其故，伏地涕泣，其妻從旁笑曰：「子性太鄙，希見人主，卒聞宜召，涕淚如雨。」聖仰天長嘆曰：「悲哉！非汝所知。吾曾自推壽數，盡於今日。今將與汝永別，是以悲耳！」賂催促登車，遂相與馳至姑蘇之臺。夫差召而見之，告以所夢令詳。公孫聖曰：「臣知言而必死，然雖死不敢不言。怪哉！大王之夢，應在與師伐齊也。臣聞章者，戰不勝走章皇也；明者，去昭就冥冥也；兩釜炊而不熟者，大王敗走，不火食也；黑犬嗥南嗥北者，黑爲陰類，走陰方也；兩鉞插宮牆者，越兵入吳，掘社稷也；流水入殿堂者，波濤漂沒，後宮空也；後房聲若鍛工者，宮女爲俘，長嘆息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桐作冥器，待殉葬也；願大王罷伐齊之師，更遣太宰嚭解冠肉袒，稽首謝罪於句踐，則國可安而身可保矣。」伯嚭從旁奏曰：「草野匹夫，妖言肆毀，合加誅戮。」公孫聖睜目大罵曰：「太宰居高官，食重祿，不思盡忠報主，專事諂諛！他日越兵滅吳，太宰獨能保其首領乎？」夫差大怒曰：「野人無識，一味亂言，不誅必然惑衆！」顧力士石番，「可取鐵鎚擊殺此賊！」聖乃仰天大呼曰：「皇天！皇天！知我之冤，忠而獲罪，身死無辜，死後不願葬埋，願撇我在陽山之下，後作影響，以報大王也！」夫差已擊殺聖，使人投其屍於陽山之下。數之曰：「豺狼食汝肉，野火燒汝骨，風揚汝骸，形銷影滅，何能爲聲響報我哉！」伯嚭捧觴趨進曰：「賀大王，妖孽已滅，願進一觴，兵便可發矣。」史臣有詩云：

「妖夢先機已兆凶，驕君尚戀伐齊功；吳廷多少文和武，誰似公孫肯盡忠？」

夫差自將中軍，太宰嚭爲副，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與師十萬，同越兵三千，浩浩蕩蕩，望山東一路

進發。先遣人約會魯哀公合兵攻齊。子胥於中途復命，稱病先歸，不肯從師。

却說齊將國書屯兵汶上，聞吳兵來伐，聚集諸將商議迎敵。忽報陳相國遣其弟陳逆來到。國書同諸將迎入中軍，叩問：「子行，此來何意？」陳逆曰：「吳兵長驅已過贏博，國家安危在於呼吸，相國恐諸君不肯用力，遣小將至此督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有死無生。軍中只許鳴鼓，不許鳴金。」諸將皆曰：「吾等誓決一死敵。」國書傳令拔寨都起，往迎吳軍。至於艾陵，吳將胥門巢上軍先到。國書問：「誰人敢衝頭陣？」公孫揮欣然願往，率領本部車馬疾驅而出。胥門巢忽忙迎敵，兩下交鋒，約三十餘合，不分勝敗。國書一股銳氣，按納不住，自引中軍夾攻。軍中鼓聲如雷，胥門巢不能支，大敗而走。國書勝了一陣，意氣愈壯，令軍士臨陣，各帶長繩一條，曰：「吳俗斷髮，留以繩貫其首。一軍若狂，以爲吳兵旦暮可掃也。」胥門巢引敗兵來見吳王，吳王大怒，欲斬巢以殉。巢奏曰：「臣初至，不知虛實，是以偶挫。若再戰不勝，甘伏軍法。」伯嚭亦力爲勸解，夫差叱退，以大將展如代領其軍。適魯將叔孫州仇引兵來會，夫差賜以劍甲各一具，使爲向導，離艾陵五里下寨。國書使人下戰書，吳王批下來日決戰。

次早，兩下各排陣勢。夫差命叔孫州仇打第一陣，展如打第二陣，王子姑曹打第三陣，使胥門巢率越兵三千往來誘敵。自與伯嚭引大軍屯於高阜，相機救援。留越將稽郢於身旁觀戰。

却說齊軍列陣方完，陳逆令諸將各具含玉曰：「死卽入殮。」公孫夏、公孫揮，使軍中皆歌送葬之詞，誓曰：「生還者不爲烈丈夫也！」國書曰：「諸君以必死自勵，何患不勝乎？」兩陣對圓，胥門巢先來搦戰。國書謂公孫揮曰：「此汝手中敗將，可便擒之。」公孫揮奮戟而出，胥門巢便走。叔孫州仇引兵接住公孫揮廝殺，胥門巢復身又來。國書恐其夾攻，再使公孫夏出車，胥門巢又走。公孫夏追之，吳陣上大將展如引兵便接住公孫夏廝殺，胥門巢又回車幫戰。惱得齊將高無平、宗樓性起，一齊出陣，王子姑曹挺身獨戰二將，全無懼怯。兩軍各自奮力，殺傷相當。國書見吳兵不退，親自執枹鳴鼓，悉起大軍前來助戰。

吳王在高阜處看得親切，見齊兵十分奮勇，吳兵漸漸失了便宜，乃命伯嚭引兵一萬，先去接應。國書見吳兵

又至，正欲分軍迎敵；忽聞金聲大震，鉦鐸皆鳴，齊人只道吳兵欲退，不防吳王夫差自引精兵三萬，分爲三股，反以鳴金爲號，從刺斜裏直衝齊陣，將齊兵隔絕三處。展如姑曹……等聞吳王親自臨陣，勇氣百倍，殺得齊軍七零八落。展如就陣上擒了公孫夏，胥門巢刺殺公孫揮於車中。夫差親射宗樓中之閭邱明，謂國書曰：「齊兵將盡矣！元帥可微服遁去，再作道理。」國書嘆曰：「吾以十萬強兵，敗於吳人之手，何面目還朝？」乃解甲冲入吳軍，爲亂軍所殺。閭邱明伏於草中，亦被魯將州仇搜獲。夫差大勝齊師，諸將獻功，共斬上將國書、公孫揮二人，生擒公孫夏、閭邱明二人，卽斬首訖。只單走了高無平、陳逆二人，其他擒斬不計其數。革車八百乘，盡爲吳所有，無得免者。夫差謂諸稽郢曰：「子觀吳兵強勇，視越何如？」郢稽首曰：「吳兵之強，天下莫當，何論弱越？」夫差大悅，重賞越兵，使諸稽郢先回報捷。齊簡公大驚，與陳恆闕止商議，遣使大貢金幣，謝罪請和。夫差主張齊魯復修兄弟之好，各無侵害。二國俱聽命受盟。夫差乃凱歌而同。史臣有詩曰：

「艾陵白骨壘如山，盡道吳王奏凱還；壯氣一如吞宇宙，隱憂誰想伏吳關？」

夫差回至句曲新宮，見西施，謂曰：「寡人使美人居此者，取相見之速耳。」西施拜賀且謝。時值新秋，梧陰正茂，涼風吹至。夫差與西施登台飲酒甚樂，至夜深，忽聞有衆小兒和歌之聲。夫差聽之，歌曰：

「梧葉冷，吳王醒未醒；梧葉秋，吳王愁更愁！」

夫差惡之，使人拘羣兒至宮，問：「此歌誰人所教？」羣兒曰：「有一緋衣童子，不知何來，教我爲歌；今不知何往矣。」夫差怒曰：「寡人天之所生，神之所使，有何愁哉？」欲誅衆小兒。西施力勸乃止。伯嚭進曰：「春至而萬物喜，秋至而萬物悲，此天道也。大王悲喜與天同道，何所慮乎？」夫差乃悅。住梧宮三日，卽起駕還吳。

吳王升殿，百官迎賀。子胥亦到，獨無一言。夫差乃讓之曰：「子諫寡人不當伐齊，今得勝而回，子獨無功，甯不自羞？」子胥攘臂大怒，釋劍而對曰：「天之將亡人國，先逢其小喜，而後授之以大憂。勝齊，不過小喜也；臣恐大憂之卽至也。」夫差慍曰：「久不見相國，耳邊頗覺清淨。今又來絮聒耶！」乃掩耳瞑目，坐於殿上。頃間，忽睜眼直視

久之，大叫：『怪事！』羣臣問曰：『王何所見？』夫差曰：『吾見四人相背而倚，須臾四分而走；又見殿下兩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諸卿會見之否？』羣臣皆曰：『不見。』子胥奏曰：『四人相背而走，四方離散之象也；北向人殺，南向人爲下賊上，臣弑君，王不知儆省，必有身弑國亡之禍。』夫差怒曰：『汝言太不祥，孤所惡聞。』伯嚭曰：『四方離散，奔走吳庭。吳國伯王將有伐周之事，此亦下賊其上，臣犯其君也。』夫差曰：『太宰之言，足啓心胸，相國毫矣，言不足採。』

過數日，越王句踐率羣臣親至吳，邦來朝，并賀戰勝。吳廷諸臣俱有饋賂。伯嚭曰：『此奔走吳廷之應也。』吳王置酒於文臺之上，越王侍坐，諸大夫皆侍立於側。夫差曰：『寡人聞之，一君不忘有功之臣，父不沒有功之子。』今太宰嚭爲寡人治兵有功，吾將賞爲上卿。越王孝事寡人，始終不倦，吾將再增其國，以酬助我之功。於衆大夫之意如何？』羣臣皆曰：『大王賞功酬勞，此伯王之事也。』於是子胥伏地涕泣曰：『嗚呼哀哉！忠臣掩口，讒夫在側，邪說諛辭，以曲爲直，養亂畜奸，將滅吳國，廟社爲墟，殿生荆棘。』夫差大怒曰：『老賊多詐，爲吳妖孽，乃欲專權擅威，傾復吾國。寡人以前王之故，不忍加誅，令退自謀，無勞再見。』子胥曰：『老臣若不忠不信，不得爲前王之臣。譬如龍逢逢桀，比干逢紂，臣雖見誅，君亦隨滅。臣與王永辭，不復見矣。』遂趨出。吳王怒猶未息。伯嚭曰：『臣聞子胥使齊，以其子託於齊臣鮑氏，有叛吳之心，王其察之。』夫差乃使人賜子胥以『屬鏤』之劍。子胥接劍在手，嘆曰：『王欲吾自裁也。』乃徒跣下階，立於中庭，仰天大呼曰：『天乎！天乎！昔先王不欲立汝，賴吾力爭，汝得嗣位，吾爲汝破楚敗越，威加諸侯。今汝不用吾言，反賜我死，我今日死，明日越兵至，掘汝之稷矣。』乃謂家人曰：『吾死後可抉吾之目，懸於東門，以觀越兵之入吳也。』言訖，自刎其喉而絕。使者取劍還報，述其臨終之囑。夫差往視其屍，數之曰：『胥，汝一死之後，尚何知哉？』乃自斷其頭，置於盤門城樓之上，取其屍盛以『鴟夷』之器，使人載去，投於江中。謂曰：『日月炙汝骨，魚鼈食汝肉，汝骨變形，灰復何所見？』屍入江中，隨流揚波，依潮往來，蕩激崩岸，土人懼，乃私撈取埋之於吳山。——後世因改稱胥山，今山有子胥廟。——隴西居士有古風一篇云：

「將軍自幼稱英武，磊落雄才越千古；一旦蒙讒殺父兄，湘流誓濟吞荆楚。貫弓亡命欲何之，滎陽睢水空棲遲！昭關鎖鑰愁無翼，鬢毛一夜成霜絲。浣女沉溪漁丈死，簫聲吹入吳人耳。」
「魚腸」一作合定君臣，復爲強兵進孫子五戰長驅據楚宮，生王含淚逃雲中。掘墓鞭屍吐宿恨，精誠貫日生長虹。英雄再振匡吳業，夫椒一戰棲強越。釜中魚鼈宰夫手，縱虎歸山還自囓。姑蘇台上西施笑，讒臣稱賀忠臣弔。可憐兩世輔吳功，到頭翻把一屬鏹！
一報鵠夷激起錢塘潮，朝朝暮暮如呼號。吳越興衰成往事，忠魂千古恨難消。」

夫差既殺子胥，乃進伯嚭爲相國，欲增越之封地。句踐固辭，乃止。於是句踐歸越，謀吳益急。夫差全不在意，益驕恣，乃發卒數萬，築邾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使江淮水合北達於沂，西達於濟。太子友知吳王復欲與中國會盟，欲切諫，恐觸怒，思以諷諫，感悟其父。清旦懷丸持彈，從後園而來，衣履俱濕。吳王怪而問之。友對曰：「孩兒適遊後園，聞秋蟬鳴於高樹，往而觀之，望見秋蟬趨風長鳴，自謂得所，不知螳螂超枝緣條，曳腰聳距，欲捕蟬而食之。螳螂一心只對秋蟬，不知黃雀徘徊綠陰，欲啄螳螂；黃雀一心只對螳螂，不知孩兒挾彈持弓，欲彈黃雀；孩兒一心只對黃雀，又不知傍有穴坎，失足墮陷，以此衣履俱沾濕，爲父王所笑。」吳王曰：「汝但貪前利，不顧後患，天下之愚莫甚於此。」友對曰：「天下之愚更有甚者，魯承周公之後，有孔子之教，不犯鄰國，齊無故謀伐之，以爲遂有魯矣，不知吳悉境內之士，暴師千里而攻之。吳國大敗齊師，以爲遂有齊矣，不知越王將選死士由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屠我吳國，滅我吳宮，天下之愚莫甚於此。」吳王怒曰：「此伍員之唾餘，久已厭聞，汝復拾之以撓我大計耶？再多言，非吾子也。」太子友悚然辭出。

夫差乃使太子友同王子地王孫彌庸守國，親帥國中精兵，繇邾溝北上，會魯哀公於臺，會衛出公於發陽，遂約諸侯大會於黃池，欲與晉爭盟主之位。越王句踐聞吳王已出境，乃與范蠡計議發習流二千人，俊士四萬，君子六千人，從海道通江以襲吳。前隊疇無餘先及吳郊，王孫彌庸出戰，不數合，王子地引兵夾攻，疇無餘馬蹶被擒。次日，句踐大軍齊到，太子友欲堅守，王孫彌庸曰：「越人畏吳之心尚在，且遠來疲敝，再勝之必走，即不勝，守猶未

晚。太子友惑其言，乃使彌庸出師迎敵，友繼其後，句踐親立於行陣，督兵交戰。陣方合，范蠡、泄庸兩翼呼噪而至，勢如風雨。吳兵精勇慣戰者，俱隨吳王出征。其國中皆未教之卒，那越國是數年訓練就的精兵，弓弩劍戟十分勁利。又范蠡、泄庸俱是宿將，怎能抵當？吳兵大敗，王孫彌庸爲泄庸所殺。太子友陷於越軍，衝突不出，身中數箭，恐被執辱，自刎而亡。越兵直造城下，王子地把城門牢閉，率民夫上城把守，一面使人往吳王處告急。句踐乃留水軍屯於太湖，陸營屯於胥門之間，使范蠡、焚姑蘇之台，火彌月不息，其餘艘大舟悉徙於湖中。吳兵不敢復出。

再話吳王夫差與魯衛二君同至黃池，使人請晉定公赴會。晉定公不敢不至，夫差使王孫駱與晉上卿趙鞅議載書名次之先後。趙鞅曰：『晉世主夏盟，又何讓焉？』王孫駱曰：『晉祖叔虞，乃成王之弟；吳祖太伯，乃武王之伯祖，尊卑隔絕數輩。』况晉雖主盟，會未會就，已出楚下，今乃欲踞吳之上乎？於是彼此爭論，連日不決。忽王子地密報至，言：『越兵入吳，殺太子，焚姑蘇台，見今圍城，勢甚危急。』夫差大驚，伯駱拔劍欲殺使者，夫差問曰：『爾殺使人何意？』伯駱曰：『事之虛實，尚未可知，留使者洩漏其語，齊、晉將乘危生事，大王安得晏然而歸乎？』夫差曰：『爾言是也。然吳、晉爭長未定，又有此報，孤將不會而歸乎？抑會而先晉乎？』王孫駱進曰：『二者俱不可，不會而歸，人將窺我之急；若會而先晉，我之行止，將聽命於晉，必求主會，方保無虞。』夫差曰：『欲主會，計將安出？』王孫駱密奏曰：『事在危急，請王鳴鼓挑戰，以奪晉人之氣。』夫差曰：『善。』是夜出令，中夜士皆飽食，秣馬銜枚疾驅，去晉軍纔一里，結爲方陣。百人爲一行，一行建一大旗，百二十行爲一面，中軍皆白與白旗，白甲白羽之纓；一望之如白茅吐秀。——吳王親自仗鉞，乘素旆中陣而立。左軍面左，亦百二十行，皆赤與赤旗，丹甲朱衣之纓；一望如血，太宰嚭主之。右軍面右，亦百二十行，皆黑與黑旗，玄甲烏羽之纓；一望如墨。——王孫駱主之。——帶甲之士共三萬六千人。——黎明陣定，吳王親執枹，鳴鼓，軍中萬鼓皆鳴，鐘聲鐸聲，丁甯鐃子，一時齊扣，三軍譁吟，響震天地。

晉軍大駭，不知其故，乃使大夫董褐至吳，軍請命。夫差請對曰：『周王有旨，命寡人主盟中夏，以綏諸姬之闕。

今晉君逆命爭長，遷延不決，寡人恐煩使者往來，親聽命於籬籬之外。從與不從，決於此日！董褐還報晉侯，魯衛二君皆在坐。董褐私謂趙鞅曰：「臣觀吳王口強而色慘，中心似有大憂，或者越人入其國都乎？若不許其先，必逞其毒於我。」然而不可徒讓也，必使之去王號以爲名。」趙鞅言於晉侯，使董褐再入吳軍，致晉侯之命曰：「君以王命宣布於諸侯，寡君敢不敬奉。然上國以伯肇封，而號曰吳王，謂周室何？君若去王號而稱公，惟君所命。」夫王以其言爲正，乃歛兵就幕，與諸侯相見，稱吳公。先敵晉侯次之，魯衛以次受敵會畢，卽班師從江淮水路而回。於途中連得告急之報，軍士知家國被襲，心膽俱碎，又且遠行疲敝，皆無鬪志。吳王猶率衆與越相持，吳軍大敗。夫差懼謂伯嚭曰：「子言『越必不叛』，故聽之而歸越王，今日之事，子當爲我請成於越。」不然，子胥一屬鏹之劍猶在，當以爲屬子。」伯嚭乃造越軍，稽首於越王，求救吳罪，其犒軍之禮，悉如越之昔日。范蠡曰：「吳王向未可滅也，姑許成以爲太宰之惠，吳自今亦不振矣。」句踐乃許吳成，班師而歸。此周敬王三十八年事也。明年魯哀公狩於鉅野，叔孫氏家臣鉏商獲一獸，麕身牛尾，其角有肉，怪而殺之，以問孔子。孔子觀之，曰：「此麟也！視其角，赤絨猶在，識其爲顏母昔日所繫。」嘆曰：「吾道其終窮矣！」使弟子取而埋之。今鉅野故城東十里有土台，廣輪四十餘步，俗呼爲獲麟堆，卽麟葬處。孔子援琴作歌曰：

「明王作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於是取魯史，自魯隱公元年至哀公獲麟之歲——共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筆削而成春秋，與易、詩、書、禮、樂，號爲六經。

是年齊右相陳恆知吳爲越所破，外無強敵，內無強家，單單只礙一闕止，乃使其族人陳逆、陳豹……等攻殺闕止，齊簡公出奔，陳恆追而殺之，盡滅闕氏之黨，立簡公弟驁，是爲平公。陳恆獨相，孔子聞齊變，齋三日沐浴而朝哀公，請兵伐齊，討陳恆弑君之罪。哀公使告三家，孔子曰：「臣知有魯君，不知有三家！」陳恆亦懼諸侯之討，乃悉歸魯衛之侵地，北結好於晉之四卿，南行聘於吳越，復修陳桓子之政，散財輸粟，以贍貧乏。國人悅服，乃漸除鮑、晏

高國諸家及公族子姓，而制國之大半爲己封邑。又選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者，納於後房——不下百人——縱其賓客出入不禁。生男子七十餘人，欲以自強其宗。齊都邑大夫宰莫非陳氏，此是後話。

再說衛世子蒯瞶在戚，其子出，公輒率國人拒之。大夫高柴諫不聽，蒯瞶之姊嫁於大夫孔圉，生子曰孔悝，嗣爲大夫。事出公執衛政。孔氏小臣曰渾良夫，身長而貌美，孔圉卒，良夫通於孔姬。孔姬使渾良夫往戚問候，其弟蒯瞶，蒯瞶握其手，言曰：「子能使我入國爲君，使子服冕乘軒，三死無與。」渾良夫歸，言於孔姬。孔姬使良夫以婦人之服，往迎蒯瞶。昏夜，良夫與蒯瞶同爲婦裝，勇士石乞孟黶爲御，乘溫車，詭稱婢妾，溷入城中，匿於孔姬之室。孔姬曰：「國家之事，皆在吾兒掌握，今飲於公宮，俟其歸，當以威劫之事，乃有濟耳。」使石乞孟黶渾良夫皆被甲懷劍以俟，伏蒯瞶於台上。

須臾孔悝自朝帶醉而回，孔姬召而問曰：「父母之族，孰爲至親？」悝曰：「父則伯叔母則舅氏而已。」孔姬曰：「汝既知舅氏爲母至親，何故不納吾弟？」孔悝曰：「廢子立孫，此先君遺命，悝不敢違也。」遂起身如廁。孔姬石乞孟黶候於廁外，俟悝出廁，左右幫定曰：「太子相召。」不由分說，擁之上台，來見蒯瞶。孔姬已先在側，喝曰：「太子在此，孔悝如何不拜？」悝只得下拜。孔姬曰：「汝今日肯從舅氏否？」悝曰：「惟命。」孔姬乃殺緹，使蒯瞶與悝敵血定盟。孔姬留石乞孟黶守悝於台上，而以悝命名聚家甲，使渾良夫帥之襲公宮。出公輒醉而欲寢，聞亂，使左右往召孔悝。左右曰：「爲亂者正孔悝也。」輒大驚，即時取寶器駕輕車，出奔魯國。羣臣不願附蒯瞶者，皆四散逃竄。

仲子路爲孔悝家臣，時在城外，聞孔悝被劫，將入城來救。遇大夫高柴自城中出曰：「門已閉矣！政不在子，不必與其難也。」子路曰：「由已食孔氏之祿，敢坐視乎？遂疾趨及門，門果閉矣。守門者公孫敢謂子路曰：『君已出奔，子何入爲？』子路曰：『吾惡夫食人之祿而避其難者，是以來也。』適有人自內而出，子路乘門開，遂入城，逕至台下大呼曰：『仲由在此，孔大夫可下台矣。』孔悝不敢應。子路欲取火焚臺，蒯瞶懼，使石乞孟黶二人持戈下臺。

來敵子路，子路仗劍來迎。怎奈乞靈雙戟並舉，攔刺子路，又砍斷其冠纓。子路身負重傷，將死，曰：『禮，君子死不免冠。』乃整結其冠纓而死。

孔悝奉蒯瞶卽位，是爲莊公。立次子疾爲太子，以渾良夫爲卿。時孔子在衛，聞蒯瞶之亂，謂衆弟子曰：『柴也其歸乎！由也其死乎！』弟子問其故，孔子曰：『高柴知大義，必能自全，由好勇輕生，昧於取裁，其死必矣。』說猶未了，高柴果然奔歸。師弟相見，且悲且喜。衛之使者接踵而至，見孔子曰：『寡君新立，敬慕夫子，敢獻奇味。』孔子再拜而受，啓視則肉醢。孔子遽命覆之，謂使者曰：『得非吾弟子仲由之肉乎？』使者驚曰：『然也。夫子何以知之？』孔子曰：『非此，衛君必不以見煩也。』遂命弟子埋其醢，痛哭曰：『某嘗恐由不得其死，今果然矣！』使者辭去。未幾，孔子遂得疾不起。——年七十有三歲，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夏四月己丑也。——史臣有讚云：

「尼邱誕聖，闕里生德。七十升堂，四方取則。行誅兩觀，攝相夾谷。嘆鳳遽衰，泣麟何促。九流仰鏡，萬古欽躅。」弟子營葬于北阜之曲，冢大一頃，烏雀不敢棲止其樹。累朝封大成至聖文宣王，今改爲大成至聖先師。天下俱立文廟，春秋二祭，子孫世襲爲衍聖公，不絕。不在話下。

再說衛莊公蒯瞶疑孔悝爲出公輒之黨，醉以酒而逐之。孔悝奔宋。莊公爲府藏俱空，召渾良夫計議：『用何計策，可復得寶器？』渾良夫密奏曰：『亡君亦君之子也，何不召之？』不知莊公會召出公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 誅羊勝葉公定楚 滅夫差越王稱霸

話說衛莊公蒯瞶因府藏寶貨俱被出公輒取去，謀於渾良夫。良夫曰：『太子疾與亡君皆君之子，君何不立擇嗣？』召之亡君若歸，器可得也。『有小賢聞其語，私告於太子疾，疾使壯士數人載緞從己，乘間劫莊公，使敵血立誓，勿召亡君，且必殺渾良夫。』莊公曰：『勿召輒，易耳。業與良夫有盟在前，免其三死，奈何？』太子疾曰：『請俟四罪，然後殺之。』莊公許諾。